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畧卷廿九

御邊三 北虜

備邊事宜疏

董越

臣聞中國之與夷狄猶天冠地屨其分截然是以古之王者雖曰以不治治之然於其桀驁不庭化導不服者未嘗不示之以威若高宗之於鬼方宣王之於玁狁是已洪惟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華夷 太宗文皇帝潛龍幽燕深知夷虜入正大統屢出巡邊當時西北諸胡聞風畏卻施及昭宣邊鄙無警夷狄之衰古未有也比于 先帝始復北狩然賴皇天眷德虜酋悔禍不踰年

遂固封疆　皇上嗣統以來懷柔備至然犬羊常性雖在馴擾而䩦羈不忘所以比年宣府諸路之擾西有河套之憂邊陲為之絡繹宵旰勞於念慮王師靡於薄伐供億費於轉輸較之　祖宗以來事勢又似有不同者豈夷狄昔衰而今盛耶臣常推原其故矣曩時各邊諸將多勳閥舊臣其遇敵決機臨危制勝皆嘗親經指授而深為夷狄所知及所敬憚況其在邊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為用今父死子繼惟膏粱是習而韜畧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曩時王　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不參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鬭山

川險易皆其所知夷虜強弱皆其所料今畨直之兵南人
過半性多輭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鼙鼓震天不免喪
氣一與戰鬬輒爲所輕夷狄啓釁此其二也　祖宗以來
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
卒之食一升一馬之芻數束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輓車
輓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智數莫能
當之今屯兵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
俱困夷狄啓釁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
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宥或罰務得適中若
聖祖之待求成侯許顯　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

是巳今軍中罰則太界賞則欠明況論功之人多徇偏獎親冒矢石者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軍士怨嗟不肯戮力夷狄啓釁此其四也其餘事勢或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昧於控制或隱於上聞皆非 祖宗以來所以制治馭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以聞其

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邊圉名將可數不逾二三偏裨麾下縱或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賴之且以近日西事論之都御史王越等奏稱陝西延綏寧夏等處各報虜首孛羅忽亂加思

閫等糾率醜類潛往河套分投剽掠已經四年在廷咸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　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未幾以疾賜還今之將臣老壯不能皆一萬一遣者又如輔之有疾不知復以何人代之臣愚以爲乘今無事之時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畧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塞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矣漢得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爲之畏却宋得韓琦范仲淹在真定環慶

而西賊為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驗歟其二曰增土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背叛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閒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其父子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為可以獲利可以立功比至元惡成擒醜虜就縛太率皆出其鄉導計畫坐困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少欲直擣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

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見在土兵之外更多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以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靡費不患無可用矣昔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將驕賞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兵以募此其驗歟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裹糧士有飢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

百姓困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永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屢為邊患宣帝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難遥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比上留屯之議廷臣皆以為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為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里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相去河西不遠其間充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存但不知其地或民或戍且以一夫百畝論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秸又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況三時務農一

時講武又古之良法虜雖猖獗然春深水泮亦難飛渡其
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交足而
不費徵求矣昔晁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
敢侵唐竇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皆非
其明效歟其四曰明賞罰臣聞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又曰
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
重之近者二邊用兵而食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
惟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請
以往事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
虛張首級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者河套之捷亦不能

無類此者賴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實遂使貪冒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爲自今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冒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寘於法不爲已甚者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踈於控制不隱於 上聞在乎將帥之得人耳將帥得人則兵不必多餉不必久自無老費之憂賞必當功罰

必當雍而無僭濫之失其於控制之法又何至有偷安執泥而煩　聖慮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分布邊兵預防虜患疏　楊一清

黄河將凍虜賊雖未深入而禦備之計在我不得不嚴今延綏定邊營迤西直抵寧夏靈州地方曆衆平漫既無險可據而所在邊墻低薄壕塹淤塞又復不堪保障以致賊每從此深入陝西環慶固原地方肆行搶掠上厪九重宵旰之憂下貽萬民殺戮之患臣總制各路兵馬謹當嚴肅號令分布主客官兵揚威耀武以伐其謀於未入之先比

奇設伏以乘其弊於將歸之際然須將各常法隨事達變乃克有功且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我邊患於兵多病於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任胡肆志職此之由今將沿邊以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興武營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剌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爲堂室行令延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遊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及委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土兵

各限廿一日初十日起程遊兵暫扎花馬營住劄奇兵暫
扎定邊營住劄土兵暫扎安邊營住劄寧夏總兵衛男統領
奇兵官軍扎興武營都指揮韓誠統領土兵扎清水營亦
限廿一日移扎十日到彼駐劄賊果入套西行延綏奇兵移
至花馬池量分與安定楊柳二堡土兵移至定邊營量分
與鹽場三山等堡各連絡住劄與分守參將葉椿閻綱協
同指揮保勳等振揚威武併力防禦以壯藩籬寧夏總兵
官李祥統領前鋒奇正官軍先期至靈州有警移至石溝
分守寧夏西路參將馮禎統領寧夏中衛廣武營選鋒
奇兵官軍前至鳴沙州陝西遊擊陳善領兵於韋州聚處

守備都指揮馬震領兵於山城各佳劄以嚴門戶鎮守陝
西署都督僉事曹雄統兵於鎮戎所調度固原靖虜蘭州
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庄除仍預行甘肅遊擊將軍徐謙統
領甘涼官軍行于魯經主客兵各於莊浪操候河套有警
調至安定會寧與甘涼備禦標下班官軍并謀齊力以守堂
室由是分布既定沿邊守將嚴謹斥堠遠爲接哨多設唐
馬但有烟塵消息或回人傳說即便轉唐走報隣境官軍
隄備賊果近邊各主客官兵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
遏寇小至則擊之不可輕進遠追仍要互相應援不許自
分彼此如賊大至謹勿與之爭鋒各取便斂入城堡以避

之待其擁衆深入延綏遊奇上兵寧夏副總兵都指揮韓
斌等二枝人馬各襲蹤而進若此固原陝西遊兵即便掣
回應援李祥衛勇馮禎韓斌等各領兵于紅寺兒堡拔伏
姜漢戴欽藍海等各於韋州盐池石溝按伏環慶官軍移
至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逸待勞曹雄相機調遣腹裏官兵
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一面馳報安會靖寧官軍
堅壁清野勿露形踪多用鄉導藏兵於崖窰堡洞險要扼
塞之處伺賊分散搶掠出其不意發兵擊之賊既不得逞
必將曹雄陳善重兵衝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蹤而
出比至紅寺兒石溝盐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盤

待其前鋒稍遠先後犄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兵出其後背奮迅逐之晝則追鋒以截其路夜則御枚以劫其營賊深入疲弊又腹背受敵必大遭衂挫若犯環慶則延綏遊兵官軍掣到紅德堡山城會合陝西遊兵尋襲截殺倘因事情急迫都督曹雄領兵自三角城沙井清而出寧夏主副將官兵馬掣至韋州城甜水堡以遏其破安西走之勢賊既散走其氣已奪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勦至邊墻而止沿邊主兵將官閭綱保勳等以逸待勞或邀其中或截其尾以我西路應敵之兵當屢役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善歸之理如此庶可以振中國之威褫外夷之魄爲今之計似

不出此然兵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度因時制宜及在各官令延綏遊奇主兵既皆制至西路其中東二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入其為患非輕已行延綏鎮巡官照例徵調大同遊奇官軍先期於交界去處住劄賊果入套調來中東二路應援截遏如賊衆在迤東近邊折墻謀犯延綏地方即將本鎮遊奇兵掣回若賊緊急寇夏陝西遊兵俱同調去策應臨時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處在陝西地方聽曹雄節制在寧夏地方聽李祥節制在延綏地方聽張安節制俱不許偏執違拗致悞事機則兵既先實戰勝攻克兩無慮矣

預處兵機疏

楊一清

據延綏總兵官張安稱近年以來虜酋驕橫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皆殘毀若不預為處置使其痛遭挫衂則邊患何時可息地方何時獲寧始必待虜仍前恣意侵掠不拘何鎮探聽聲勢選定馬步官軍住守先遣人出境密切哨探賊巢遠近酋虜多寡然後將馬步官軍分為左右哨掖步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挨邊劄營作為家計聲勢連絡還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徐徐前進約至賊巢分兵齊起驚撒散亂擒拿老小斬殺強壯邀赶生畜使深入諸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

空無所顧藉加之腹裏官軍追擊内外夾攻手足無措未免蒐從膽落號哭奔避再不輕犯庶乎内外軍民得以安妥臣愚以爲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無後役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氷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延邊直抵腹裏分爲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但兵少備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已前項撲搗巢穴之意不爲無見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禦戎

之常道犂庭掃穴非聖王之本心然商高宗之伐鬼方唐
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况河套本我內地而
彼據以為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
磧濺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為也臣愚以今冬
深河凍賊果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兵官兵於延綏中
東二路住劄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內
侵則嚴兵自守决不輕敵自起邊釁如仍前深入固慶等
處搶掠行令延綏鎮巡官一面選人分投出境哨探賊營
遠近衆少一面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
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機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

兵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叅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爲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舉官軍三千名次之以爲中軍大同遊奇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奇兵又次之以爲外援太監劉祥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本隊官軍於墻外二三十里列營爲家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賊壘奮勇挨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拾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整嚴備不許貪利輕動前鋒勝負未决恐無聲援必待其既回以

爲羽翼賊若糾衆余犇尚集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爲殿後宣府官兵相機爲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贅累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踈遠孤兵無繼訖難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趋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避歸我腹裏之兵躡之中路之兵切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戀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敗比至套內見其妻孥傷殘虜魄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虜之計莫快於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攻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顧用之者何如耳

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兵部
詳議可否急賜施行

經理要害邊防疏　楊一清

臣看得陝西邊墻自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地界起至
寧夏地方橫城止共三百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填
塞平漫止存形跡獨興武營清水屯小刺紅山四堡切近
邊墻易於防護其餘大小城堡俱各離邊絕遠聲勢隔越
且墩塹窄淺墻垣低薄墩臺稀疎節被達賊窺伺墻裡既
無大兵阻遏墻上又無官軍拒敵賊衆直犇而進搶掠邊
墻一日可開二三十處本處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勦墩

軍懼其攻究往往棄墩而逃烽火不接縱使徵召客兵前來應援而墻外俱平漫曠衍黄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衆寡不敵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來之鋒賊既入境馳驟長驅一日夜可至固原無復邀阻連年失利職此之由爲今之計必於舊墻內外幇築高厚墻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離一百二十步傍墻於空闊要害有水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畧與邊墻相等墩空去處仍酌量添築墩臺墻外壕塹挑濬極深對敵臺玖百座煖鋪玖百間每間用五人守之該用軍肆千五百名無事之時堅守舊墩尤必設治梆鈴廣張旗幟聯絡相應仍分委

官員各定鋪分護守叅將協同守備官各照所轄地方提
調虜賊若果入套仍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綏游奇土
兵及寧夏副總兵等人馬各於定邊花馬池興武營清水
營靈州等處往劄各分兵于新舊小堡內按伏策應其間
應合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邊備嚴密威武振揚足
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近墻若仍前填壕近墻官軍出列
墻上敵臺兩邊鋪砲矢石攻擊賊徒愈衆則傷愈多步兵
擊之於上騎兵待之於內其鋒必阻其氣必傷虜賊遠來
利於速戰入境無策勢必逍歸縱使結聚攻圍受敵不支
然相持之間未免少延時日烽火傳報環慶固原一帶人

畜可保無失又不得已則我邊兵姑斂入大小城堡以避
其鋒賊果深入速將拆墻口補塞量留官軍堅壁固守各
挑精兵躡賊踪而入陝西官軍撓之於內俟其將適躡蹤而
出延寧精兵邀之於中沿邊官軍拒之於外賊雖梟雄豈
有善歸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邊墻我軍仍用鎗砲矢
石攻擊勢必潰亂諸軍乘之縱不能使其匹馬不前亦必
大遭挫衄可保數十年不敢入套犯邊經畧之計宜無出
此但與此大役未免勞人費財則必行撥所司量撥人夫
以時調度應用動支賑濟銀兩以備召商上納誠計之得
也臣又看得延綏地方寧塞營之東有險可據賊雖難突

寧寨營迤西至舊安邊營舊安邊營迤西至定邊營各九十里川原平漫與花馬池地方相類既無邊墻雖有濠塹二道俱為沙土壅塞萬騎馳聚不能阻遏前此達賊每從此拆墻深入取其捷徑今若將花馬池一帶邊防整飭完固萬一黠賊自定邊安邊之間擁衆而入西向花馬池邊墻以裡地方自西而南不過稍迂百餘里則脩邊工程歸於無用又必將安邊營迤西石澇池地界至寧寨營迤西地界止共長一百六十三里三百四十五步內平漫堪以築墻挑濠者一百三十一里三百四十九步山崖險峻堪以剷削者二十一里三百五十六步責成巡撫都御史照依

所擬應築墻者築墻應剷削者剷削務使沿邉有備腹裏無虞乃爲萬全之計至若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潰岩之阻西路設立寧夏中路一衛東路止是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所似爲偏重況虜賊大舉必從東路而入不惟無險可恃實因兵力单寡賊至境上每仰客兵應援近年徵調官兵失時後期訖無成功合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添設一衛除本所外再添四所共五所與武營相離花馬池一百二十里地勢孤懸急難應援止是備禦客兵戰守不足合添設守禦千戶所照依延綏事例委把總官一員提調防守新設衛所合用官員於陜西都司官多衛分

摘調其旗軍於寧夏及靈州東西二路新舊召募額外土
兵內摘撥有警之時專以守城守墻守墩無事之際邊裏
開田任其開墾以近就近且耕且守如此則戰不偏重而
邊墻可久矣皆土著而人情可安臣愚又以靈州千戶所
北臨層套西控大河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原領土漢
馬步官軍四千八百餘名備禦西安右護衛官軍七百五
十餘名所管地方東至萌城北至興營方數百餘里大小
城堡二十餘座誠為達賊出沒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備
為外境環慶勢孤無援無環慶則無陝西矣今內有土民
四里幷土達軍餘六百戶俱係洪武年間山後等節次歸

附人数我　祖宗嘉其誠欵而羈縻之給與田地草場使其耕牧後因有警土人自備鞍馬出力報效累有斬獲比虜畏之近來所司不知存恤草場被人侵奪馬匹走站死不追倍虜賊外侵科差內擾人畜耗彫死徙居半臣頃者巡邊閱視彼處地方城池墩臺一切兵政但因守備非人悉皆廢弛夫以寧夏地方如此邊務如此人情如此上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今不預為之所將來若有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傳曰不見是圖況機緘外見已非一日之故耶又據漢土舍餘軍民劉登等告稱靈州相離寧夏動經百里隔越黃河本所月報循環糧草軍務等項

俱寧夏一衛提督或有聲息河渡阻隔該管官吏經月不回又兼本衛不時遣人來所騷擾告乞復設守禦千戶所衙門查得靈州洪武年間原設守禦所徑屬陝西都司後因差用不敷奏革守禦名目隸寧夏衛帶管其餘土民亦屬寧山衛經歷司帶管路阻黃河科差福擾深為不便昔撫臣奏該州治建學立師誨訓土官子弟用夏變夷似亦有理但以寧夏軍餘攺撥編戍未免損此益彼近又革去州治以隸寧夏衛分夫州治固不可設緣本所軍既不足官有剩員復守禦之舊當無不可且官軍愈多則害愈大靈州軍民甚有為害而寧夏之人則因以為利貪豪恣肆

上下交征殺暴强凌無所控訴必須復設守禦衙門今憲臣一員在彼住劄庶幾宿弊可革土人獲安但陝西按察司憲臣已多若有添除又啓官多人擾之議及查環慶兵備副使止管慶陽一衛事務甚簡況復兼理靈州塩法慶陽相離太小塩池各數月之程實難遥制靈州相離塩池不遠易於提調乞將靈州千戸所改設守禦千戸所俾屬陝西都司土民聽本所吏目帶管將環慶兵備改整飭環慶靈州等處兵備自環慶迤西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俱聽約束常在靈州住劄操練軍馬問理詞訟撫安土人禁革奸弊兼理靈州塩課司大小塩池塩法

仍聽陝西寧夏巡撫節制如此庶又委任得人則軍民免于羊九牧之擾土民有趨利避害之望而一帶地方邊備錢糧有所稽考不為無益臣又看得常州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虜寇出入要衝正宜高城深池戒嚴武備潛息窺伺之患今乃柵塌壕弛守既不嚴戰又無兵倘虜寇擁衆攻圍則城內生靈憑何保障腹裏人民必致驚擾況密邇螺山慶府墳塋所存弘治年間大虜入寇多在螺山住宿近日被人將慶恭王墳掘發言之痛心若不重加修理添設常備之兵則日後貽累恐不止此查得寧夏中護衛軍旗除選調廣武營鳴沙州操備外見在官軍餘丁千

三百二十二名儀衛司旗校舍餘一千一百九十七名俱在本州別無差用比之秦肅二府大有不同若將此屬摘發常州設法操守保障地方衛護增營最為長便且秦肅二府官軍旗校千里赴邊備禦今以慶府護衛之人保其先王肢體之地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自難他辭合委官挑選管領操習與群牧千戶所官軍相兼防禦則虜騎經行有所忌憚不敢恣肆腹裏人心有所繫屬不敢搖動臣又行據委官參政安惟學僉事胡經各稱靈州橫城以西北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山通賊要路我邊防嚴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踰河任意寇掠河西城堡

雖有官軍數亦不足不能阻遏合將橫城以北直抵鎮遠邊墻墩塹一體幇築挑濬黑水營先屯人馬後因路遠縣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既嚴虜必從此入境宜入黑山營仍屯兵按伏又寧夏邊墻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虜賊知我邊墻高厚不能掏挖冬深河凍於墻盡頭處踏氷自西仍謀入寇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捍禦臣按圖考冊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墻一百八十五步墩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臣恐其稀踈旁墩空內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墻裏套內地方又設石嘴暖

泉二墩瞭守其第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關相對每年於黑山屯聚人馬阻遏虜騎以為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理周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河東墩軍累被撲捉既將石嘴暖泉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座墩臺俱棄而不守乃於河西築立墩臺一十三座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全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虜賊攻圍遂將官軍移至平虜城由是平虜城為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如何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今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

掏空乎黒山營有備則平虜爲腹裏今[illegible]

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今[illegible]

池一帶邊墻既欲封築又於盡頭横墻之南添築一堡[illegible]

屯兵馬防禦河開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爲患但恐冬深河

凍踏氷而西仍謀入寇容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不謹然

則河東三十六墩邊墻墩塹誠宜封築脩濬撥軍守瞭與

河西墩臺煙火相接至於河西黒山營誠宜挑選精鋭人

馬於此屯宿按伏以爲平虜聲援則封守慎固而地方可

保無虞矣

邊防議　　　　王瓊

瓚集諸將議謂固原兵亦赴花馬池與延寧兩鎮兵會合共三萬擺邊拒賊衆以爲待賊深入乘其散搶設伏遊擊或可得利若在花馬池擺邊賊初至數萬結營擁入勢如山壓其鋒甚銳不可當先年官軍在彼阻截被圍失利瓚曰往年賊大舉深入官軍分布腹裏未有能邀之者惟嘉靖五年六月賊入不及二千官軍二萬邀擊以十敵一是以克捷令賊必以此爲戒必擁衆數萬而後敢入乃欲僥倖如前克捷豈可得乎且花馬池東西賊路不過三里既過下馬房東西南北道路二千餘里賊隨所至掠取積粟牛羊食用我軍出百里之外糧草匱乏士馬飢疲自不能

戰審此兩端勝負已分何待臨敵而後知乎又兵法當識地利據險要以逸待勞今集兵三萬據邊牆營堡等之縱不能與戰取勝豈遽爲賊所攻陷乎兵守既固賊豈敢肆意長驅不顧所掠之畜產乎遂簡精兵六千啟行餘兵四千留固原操練聽候取調六月初九日至靈州適橫城堡在靈州北七十里黃河東岸邊牆盡頭收送虜中走回男子楊通備言在虜營見達子打造鍬钁弓箭說到七八月要來服裏搶掠及脫走到邊見達子一群在外行走本堡官軍由黃河岸過邊邀馬入堡凡三十二匹十二日兵趨橫城時遇南風順行余敲火砲聲數十里塵飛漲天沿河

岸牧馬處賊於墻外沙磧望見大兵至盡趕營帳北去十三日自横城東南循墻而行歷清水與武定安三營堡十五日至花馬池延綏諸將皆來會瓚諭之曰汝等遇虜大舉擁入既以為兵寡不敢迎敵又輕騎數十時入掠剽勞我士馬窺我虛實汝等又諉曰賊隨入隨出亦徒不能勦殺必待如何而後汝等之志得行乎自今虜賊輕騎入墻不設備擊殺定以軍法重治衆將皆曰諾二十二日虜賊一百餘騎到定邊營安靜二墩拆開墻口二處劄賊十人披帶盔甲突入墻口卜雲預令步兵伏墻下見賊入即趋墻口截之賊躍馬南奔卜雲帥精兵追擊盡斬之墻外賊登

望見賊被殺號哭遁去瓊令諸將操演飛墻拒戰之法衆
曰令大兵聚花馬池一百五六十里賊分路進入柰何瓊
曰汝等生長邊方尚不知地利虜情乎今河套地方千里
虜數萬入居其中趂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舉南寇則令
傳示諸部落晒乾肉收乳酪約日聚集以候進既集衆至
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數千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瞭望先
知我兵可先至墻設備矣又虜衆臨墻上宿必就有水泉
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墻外有鍋底湖鄉門井興武營外
有蝦蟆湖等泉定邊營墻外有東鄉門等井餘地方無井
泉又多大沙凹凸或產蓬蒿深沒馬腹百騎或可委曲尋

路而行若馬至數萬匹必顛仆勞乏不得整軀並轡而行是以往年虜衆大舉必由花馬池平堤道路有水草之處結營而入或自興武營清水營入者間亦有之因出地圖指示之圖中備書某年月日賊幾萬騎從此地某墩空拆墻口幾處入自弘治十四年以來無不自花馬池邊入者衆方信花馬池為要衝七月巡撫榆林都御史蕭淮來會勞軍將別請問曰外議皆云自來未有攏邊可以拒數萬騎虜去者公千金之軀親臨督兵任其事乎璦且以方畧告且請發佛郎機大砲助用淮曰某不足以知此有所聞不敢不告賴公自愛時鎮守陝西太監晏寵巡撫都御

火危天叙發精兵三百助戰寇天叙又備烘炒三百石運至花馬池拜令各軍自備人給三升惟石臼墊墻下二十餘里無井令兵班行都指揮劉楫掘三井水甘洌可飲又定步軍五百待兵至墻下於花馬池城外井運水供軍諸将演營以定營愆未得法七月十六日令諸將詣石臼墩墻下安營親往視之令人作賊於墻外舉旗諸軍登墻點放神鎗打之習急呼下墻曉之曰凡行營必掘塹或立挨牌拒馬樁以限賊馬令所以擺墻者足為我兵障蔽也賊登墻折毀我兵於墻內用大器擊之彼豈能不墜落乎今墻上僅容一人單立而乃令我軍登墻持神鎗打之賊自

墻外射之一矢斃矣微吾來幾壞事遂教演擺墻敵戰之
法張始稱善又令曰如賊大舉從東西別路入則我兵三
萬結爲三大營依花馬池南北布列賊必於此三營經過
各堅壁勿與戰待賊行動用神鎗鋭砲大佛郎機砲出奇
邀擊破之必矣昔李康步兵三千轉戰單于數萬今我精
兵二萬火器三千而畏敵如虎豈將帥皆婦人乎初諸將
聞令退有後營至是三令五申選猛士三百人各持大刀
命執令旗令牌者領之誓曰自今出軍遇賊敢有逗遛退
縮者即於陣前斬之故不會合策應失誤軍機者奏械繫
赴京依律坐罪張方練息懸設次日率萬騎東巡定邊營

又至[illegible][illegible]安邊營復向花馬池徃返三百餘里塵飛漲天旌旗蔽野金鼓之聲聞於境外遇有狐兎野羊因圍獵之蓋奉 天子之命以令將士所以威靈氣燄能赫赫也或曰既集大兵宜不露形賊入可獲奇功奈何揚兵使避去徒勞士馬而無功乎瓊曰禦戎之道以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且夫聚兵三萬月費千金利於速戰若潛師以待賊或不來久之師老食盡兵怨罷散而賊乃擁至豈不失策于是時駐兵之處糧多缺陜西一省大旱米貴惟寧夏一區賴黄河水利頗有收穫都御史劉天和自甘州無程來六月到靈州即議於寧夏靈州倉該放官軍月糧數內增

價糴運巡撫寧夏都御史翟鵬以謂宜如弘治十四年故事空運八府之粟而不獨取給於寧夏一區也禁勿許糴然官軍利於價增皆樂從之鵬不能强每運糧一石官給脚價銀一錢二分七月終已運至花馬池麥豆二萬六千石矣草亦間有折色聽軍隨營收放軍餉頼以不乏小民不受追逼寧夏鎮城至花馬池三百餘里運糧者循邊墻而行騾馱車輓晝夜不絕一日早賊虜五騎至興武營暗門墩下問墩軍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荅阿卜孩差來邊上哨看你墻裏車牛晝夜不斷做甚麽荅曰總制調齊十萬人馬攢運糧草勾用要搜套打衙帳房賊曰套內多達

子有裹打不的又言我原是常州人與你換弓一張回去爲信墩軍曰你是常州人何不投降賊曰常州難過草地自在好過我不投降舉弓送墻上墩軍接之不換與弓賊遂放馬北奔弘治十四年侍郎李鐩督餉令八府所屬百餘州縣遠至二千餘里空運米豆赴邊全省騷動而大虜不能深入驅掠今天和取給於近地所產草食足而民不擾誠可爲後來督餉者之法也璁初議出兵調取各鎮節年虜中走回男子熟知虜情者數十人克爲通事至是令尤乖覺者十數人各執招降紅旗深入草地插之中國人被虜識字者見之拔旗去投降者不絕以此得知虜遠近

進止消息又令人投毒藥於近墻水泉又每五日輪遣夜不收數十人晝伏夜行深出哨探百里之外無警帳牲牧一日十餘騎夜至墻下墩軍拒之一賊先入爲守墻指揮楊琮所殺又一日賊二十騎夜至柳楊堡墩下拆墻入守堡官領步兵用神鎗擊之一賊墜馬守堡官下馬爭割首級一賊後射之傷死賊扶死者䭾馬上疾走出口步軍追之不及是後再無一賊至墻下者九月初一日忽有遊擊梁震差舍人李聰自榆林回報說東邊虜巾走回人口說大勢達子在西下營不久要往大同西邊搶掠聲言此賊知花馬池一帶有備而欲乘虛西搶靈州屯田村堡也時同

原遊擊彭棫兵住小鹽池遂差百戶張天福齎執旗牌急調彭棫遊兵來靈州與守備安正兵該備棫初六日到靈州十一月夜達子二千餘騎到於清水營鎮北墩西空拆開墻口一十處南趨靈州張天福督彭棫等夜出兵陣於靈州城北時劉天和在靈州召彭棫等戒之曰賊夜入未知多寡宜慎重如總制軍令以拒賊出境保障居人為上策不以多斬首級為奇功彭棫等遂肅隊而行黎明時約行二十餘里至地名王鉄廟遇賊前鋒一千餘騎皆披帶鮮明盔甲張打旗號驟馬衝突而來餘賊一千餘騎隨進我軍奮勇各用火器神鎗大砲弓箭骨朶向前交鋒混戰

二三十合賊傷死者甚多俱被扶拖而去戰至辰末時分賊方退遁至原拆墻口遇遊擊李勲人馬來拒敵不得出又望見東路花馬池大兵灰塵遂西往木井墩東空拆開墻口一十一處奔逃出境靈州屯堡悉得保安時梁震差家丁出口哨見忻都城離邊墻一百餘里有賊營帳三十餘頂在彼瓊曰此賊近地安營雖未必深入不可不計遂命諸將團聚精兵萬騎夜出襲之或曰有例不許官軍出境殺掠瓊曰禁例所載謂守邊將帥不得私自使令軍人出境擄掠財物也律不云乎若邊境城邑有賊出没乘機領兵攻取者不在此限今吾奉天子命專征閫外襲殺近

[illegible][illegible]伺之賊有不可邪如盜伏人家擅門之外主人知之
不即號呼隣巷共逐之而必待其毀垣破門然後捍之乎
昔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塞以嘗殺其近塞者故不敢
近耳若非殺之安能使其不敢近塞乎[illegible]不及如
此願依令出襲九月十五日致祖道供帳於花馬池南門
外約定酉時出兵暨暮至花馬池東北二十里拆墻出覘
臨戒之日暮夜出兵襲賊賊少兵多恐驚敵分散邀斬
首級至有損失此惟欲宣威沙漠使彼遠遁耳諸將皆諾
嵩馬夜出嘶嘶之聲聞十餘里賊遂起營北遁官軍至忻
都城寨灰尚未冷遂放火砲納喊而回天明入墻自是差

人相繼出哨二百里之外無賊蹤矣論曰胡人以畜牧爲生騎射爲業侵暴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代以來屯兵戍守寡則艱于應敵多則困于轉輸是故虜衆一合而勢常強我兵雖聚而勢常消惟其弱也故有與之和親爲之納幣而不恥者甚至於陷沒疆土臣事犬羊如五胡亂華蒙古滅宋夷狄之禍于斯極矣若夫英勇之君憤夷狄之侵陵竭天下之財力兵窮力疲而後已皇上明見萬里嘉納允行謀議戒備務底成效前從巡撫都御史寇天叙劉天和巡按御史王儀朱裳計議協同鎮守陜西都督劉文躬親督理副使齊之鸞張大用身任其

謂[illegible]兵尚書李承勛主張數奏乃於花馬池一路長三百
塹濠之深溝高壘以立大險限隔華夷又於環縣北甜水
堡西至靖虜蘭州長八百里塹山湮谷以爲重門慎守封
固自時厥後北虜將不得長驅深入而地內人民可以安
堵息肩矣至于甘肅一線之地長千五百里羌虜夾居山
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處居多漢
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
相保木樵高樓交聯不絕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鬬具烽火
相望合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肅之臣
惟以充國爲法斯得上策矣今楊博前議經略河西奏乞遵古

法重屯田以備戰守已施行矣然而尚不見成效者屯田之難必須選之以歲月而又得人以分理之庶乎其有成也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隱忍不以上聞耶臣竊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

俗互相爲好憂世者謂之迂徑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
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
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
發憤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
滌蕩幹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
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
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
可言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
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罪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
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

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數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敝何謂擇才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惶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有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一人焉一旦有警虜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

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拔其超異者使之相與磨礲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一二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

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遲度而往莅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人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塞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

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
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
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
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
事加之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其功相
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
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
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
國而禦戎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
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

外甫歸何日邊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跡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勢已無及惟有倘師一事猶可以省征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聲既揚矣令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

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
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
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矣必自
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
兵也邊關之輸水陸千里率費頓損棄十而致一故兵法謂
遠輸則百姓貧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官軍既
不堪戰陳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
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
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遠爲聲勢以
相掎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暇日繕完廢所折毀邊牆亭

徑以過衛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愛人佚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嶺南也陳曙戮於麾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廷喪師於東陲奮調守於西鄙訓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誠以武勇而收録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則豪門之富縁皆以權力而强委

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依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與兵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貪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其敢以不變乎其變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庇於法又敢斬之以狥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　皇上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委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濫竊優月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者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亡死

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疾苦恤其孤寡賑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諭以虜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怨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損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損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為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

和是皆誘我以利也從而信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猝辯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為坐視其損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畜銳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敵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

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熱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鋭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强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成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鋭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

則虜日以憊我銳則虜習以鈍虜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抑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謾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廢弛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即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

以實效庶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遵祖法以處外夷疏　　胡世寧

近兵部會臣等三法司詳擬分別先今功罪官員等第備將錦衣衛千戶等官鄭金等勘報井蕭等情功罪又復參詳看得處夷之道未定則群臣之功罪難別是以彼此牽持未敢定擬臣愚昧死敢盡言之昔我 太宗文皇帝神武冠絕古今徼外四夷無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遺孽阿魯台為和寧王馬哈木為順寧王西封脫脫為忠順王東北置奴兒干等都司衛所貳百餘處皆以撫綏戎落藩屏中國至于南討黎季犛復古中國之地建立交趾布政司

尤爲備續宣宗以來黎賊復據交趾殺官刼印不可勝記阿魯台亦爲馬哈木所併其東北各衛所亦皆兼併不常存亡莫考 先朝皆置之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所以保我子孫黎民永固基業尤得古聖王推亡固存之道也乃惟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絕自有主國王毋以來三被土魯番殺擄占奪城池廷臣無敢直言請以

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强求其親黨罕慎陝巴而立之旋被占奪今其民回回一種久附土魯番爲傾本國哈剌灰畏兀兒生逵二種已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拜牙即自顧投附土魯番又欲導彼入寇矣

正德年間兵部奏差彭澤總督經略勅諭番酋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欵獻還哈密城印將并牙即送回本城居守夫并牙即自願歸彼後令守本城亦其臣屬也于我何益又勅令克孛剌回還哈密與寫亦虎仙同守城池夫寫亦虎仙爲彼占據哈密而奄克孛剌避難來歸令使之還是驅入虎口也一時廷臣失處如此彭澤素懷忠勇身任其事乃亦依阿不行執奏而苟且行事不終而還責以大臣體國之義豈不爲無罪也使令土魯番獻還哈密城池忠順王真有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數萬到彼爲王[illegible][illegible]與之守葢不過一二年復爲所奪益彼富強

辱我皇命且使馬得金印城池以為後日猜勒求索之計
耳于我中國何益也夫土魯番變詐多端甞為又問其款
問我附城屬達使之激變則稱哈剌灰畏兀兒稍書亥他
來其欲間我謀臣使之受罪則稱撥事的都是陳都棠沙
的納啲兒前說着來這裏把巴灰起發了饋你飯米賞賜
又言射死火者他只丁燒了人馬往井州城殺了一日其
款使彼番使得通因問再無阻害則稱王子因見漢人殺
了火者撒者兒私罵亦虎仙父子故來報讐今台吉猶貳
年十月進獅子一夥人已通番文開稱番使被也亮力搶了
騎又將達子殺了人迷壘蒲速兒要動人馬一定來肅州

甘州三年五月初三日寫亦虎仙子米兒馬黑麻等在甘
州鎮行口稱八月裏王子人馬如麻的來聞彼四月已收
八馬八月衆至則造意通謀已又竟爲殺彼三人報警亦
豈爲陳粥當交哈剌灰長不見使之來也其心欲得結丞
剌爲之後患則言七八月有領衆來剌達于邊殺漢人
地方上去而竟不來其爲詐何可信也其自正德六年得
送回伊躬其帖木兒因在甘州久住深州風土好遇即起
逆心要來侵犯正德九年即要搶撫甘州城門上十年六
月陳九疇方到肅州十一年彼自以原許段子不曾與起
及拘留番使爲名興兵入寇豈因陳九疇也其先三取哈

密城池皆以哈密回為之內應其漸置密回寫亦虎仙等親黨胥屋又住肅州城內而又節差番使倒使火者斬巴思等來探消息為通書問一旦擁兵徑至城下各回潛置兵甲圖為內應使非陳九疇奮身不顧後患節將各回監故打死而又追遣屬夷劫其營帳逐夜剌搶其城池使彼鬬變內顧而還則肅州城池雖保無虞臣以為文臣之有勇知兵而忘身為國無如九疇固彼番酋之所深忌而欲殺也惜其信僚屬之公移輕聽奸回之捏報而妄奏速壇北迷牙兒木蘭之殺則其罪有不免耳王邦奇奏其執殺戎使激啟邊釁又言二次并肅之亂由殺寫亦虎仙等

之詞蓋彼武夫輕信惑於流言爲彼內間耳至于通貢一節則其後事難料前事可徵弘治四年因其擄去忠順王陜巴六年又犯肅州不服撫處奏准絕貢使一百八十一名盡發兩廣安置十一年因見賜用缺乏諸夷歸怨方才悔過送還陜巴嗣後通貢不絕地方騷擾亦不絕而反間內應絡繹于京甘肅之間馴至十七年暨嘉靖三年三次大舉入寇今奏准絕貢又三年矣然聞來求不聞侵犯者豈其力有餘而心不欲也蓋亦懲前二次失者也只丁之被殺尾剌諸夷爲之後患而長慮却顧也今廷臣議者以有備爲長策以通貢爲權宜其言誠是也臣愚欲乞聖明

將與輔臣熟議令後哈密城池照依　先朝和寧交阯擒置不問而惟責彼酋恭守臣節再無侵犯一二年後方許入貢或止通互市仍約其貢使市夷皆不許多帶人衆潛留歲月則我之邊城驛遞供費可省而得專事邊備我之謀臣勇將交關不虞而得盡心邊事矣